

曾门五兄弟

初當步軍入局湖中作船
同可知。目下却望
此一行。能學及村
須使人抄來
公之至。則
可飄然遠引矣。千萬
得佳書數十種。若非親
不領取。不可得耳。漢
了。烟墨兄勿曾面語大



吳樵子／編著

中國戲劇出版社

曾门五兄弟

吴樵子 编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曾门五兄弟

吴樵子 编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市利民印刷厂 印刷

26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3.25 印张 2 插页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 册

ISBN 7-104-01147-1/K·50

定价:23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夔龙巡幸

一、丑娃啼枯藤 (4)

曾老太爷“夔龙巡幸”的梦魇，为家门送来一声丑娃的亮啼。枯槁多年的老藤惊绽出小花儿，也惊醒昏昏然的大清，进入了一个“曾国藩时代”。

二、天风对海涛 (17)

曾国藩幼小的心灵深处，有种原初的悟性，在木讷与淡然的虚静中，忍受先生“诗蒙对韵”的陈腐，去领悟人与社会、人与历史的“天风海涛”。

三、惊梦斩刁民 (26)

“夔龙”的血型渐渐凝定。当曾麟书知道爱子做了个“力斩刁民”的恶梦

后，赞道：“我儿能自强、自立，是读书的种子，更是国家的栋梁。”

四、将相本无种 (41)

认定自强之路，坚信造命由我，北京城为这个乡下举子打开一片新天地。曾国藩似乎已看到了将相的辉煌，他现在要孤注一掷了。

第二章 潜龙在渊

一、“总管”曾国潢 (58)

称霸一方，淡于功名，五兄弟中唯一在家主业之人；课子孝父，竭力塑造家兄形象，为兄弟们排忧解难，堪称用心良苦，不愧为曾门大“总管”。

二、莽士曾国华 (72)

自幼聪颖，气傲草莽。为兄长洗春癣、剥鳞皮，手足情谊深深。怎奈，色迷寡妇村，喋血三河镇，成为曾门心病的“活死人”。

三、悍将曾国荃 (84)

“奇童”有信史：逃学、赌钱、斗殴，不堪忍受“如父”之兄的苛责，愤然出走。鏖战沙场，战功显赫，“曾家军”得力之悍将，攻陷金陵第一人。

四、末弟曾国葆 (103)

心志悠远，善解群惑。下笔如有神，经商能赚钱，练勇立殊功。然而，大功告成之即，却英年早逝，病死军中，可惜可叹！

第三章 腾龙啸日

一、募勇“曾家军” (120)

“洪”水滔滔，朝纲颓靡。为国之藩者，承浩荡皇恩，墨经出山。“曾家军”拔地而起，克安庆，陷金陵，朝野共仰腾龙之姿。

二、中秋授金刀 (157)

一个别出心裁的誓师大会，撩拨得全

军将士心头痒热，恨不能即刻冲上城头，活捉天王。看，“曾家军”浩浩荡荡，所向披靡。

三、筹建“母机厂” (172)

总督府朱门大开，迎来一个在野的人才；也迎来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缕曙光。在甜软异香的苏菜桌前，曾国藩问：“办厂，还有什么困难？”

四、谋划新时代 (196)

中华帝国，历来就是也看四夷来寻师；然而，办“洋务”、“派遣幼童留学”，一个创古今未有之业的壮举，掀开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新篇。

第四章 亢龙有悔

一、大喋血 (212)

宦海波险，人心陷溺，令曾国藩魂焦魄散；“曾家军”7000人马化为灰烬之时，曾国藩却要再次将亲弟“置于

死地”，怎不令他神伤心悚？

二、大耻辱 (241)

笃信“血诚”、“忠君”的曾国藩，出山之始，屡战屡败。为与太平军决一死战，抬棺上阵，竟被手下幕僚骂个狗血喷头，自叹此辱大矣！

三、大屠城 (263)

死生有命，富贵在钱；沙场厮杀，谁不为钱？——曾国藩厌恶这种论调，但也难以阻止金陵的洗劫，无奈古城火海焚天。

四、大禁忌 (285)

咸丰帝仰天长叹道：去了半个洪秀全，来了一个曾国藩！兔死狗烹，朝廷要动手了。弟兄们紧锣密鼓，准备重演一幕“黄袍加身”的活剧。

第五章 苍龙隐天

一、津门惹骂 (306)

剿捻无功，曾国藩跌落谷底；扬州教

案、天津教案，更使他狼狈不堪，叨念着“内疚神明、外惭清议”的懊悔，步入人生的夕阳。

二、鬼梦缠身 (342)

在一片咒骂声中，曾国藩终日神情恍惚。一闭眼就回到家乡荷叶塘，看到亲朋的鬼魂，听到诤友的谏论——“曾家军”是挖大清江山基脚的罪魁！

三、清秋礼佛 (365)

晚年的曾国藩，在弟弟们的陪同下，前去拜访广敷大师。大师目光犀利，一眼看透了这位侯爵的心底世界，使得他的精神大堤落潮似的崩溃。

四、星陨寒城 (380)

曾国藩去了。令人感到惊奇的是，大去之日，竟与其父曾麟书去世的月日相同，更与他自己出生的时辰相同。天意乎？巧合乎？一个难解之谜！

卷首语

一个有着“龙”之图腾的民族，每逢寂寥危殆之时，潜意识中都在或强或弱地呼唤着生机盎然的“龙”的形象，以期给时代和社稷带来希望。如果能够呼唤出一条俊逸飞扬的“神龙”，扭转乾坤，自是人们所期盼的；呼唤出的哪怕是一条丑陋不堪的夔龙、癞龙，只要能挟雷掣电，人们也相信，它一定能够打破眼前的污浊和腐朽，激发民族的活力，光耀祖宗的门楣。

19世纪中叶，大清王朝步入夕阳，列强环伺，国势衰颓。恰在这个时节，似是应和了天界的感召，其貌不扬的曾国藩，驾着一叶“夔龙巡幸”的小舟，登陆在盛产图腾神话的湘乡宝地。

曾国藩来了。他似乎很盲目，又似乎什么都看得清。他匆匆然牵手大弟曾国潢、二弟曾国华、三弟曾国荃、四弟曾国葆，沿着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大路，一齐向前走。迷迷荡荡，浑浑沌沌，在大清国内忧外患的末日里，浴血搏击，叱咤风云；在大中华欧风美雨的颠沛中，胯辱师夷，寻寻觅觅，得到万千咒骂，万千思考。

曾门五兄弟，面对大清国情，族魂涌动，有着“潜龙在渊”的执拗不屈，负荷进取，也有着“腾龙啸日”的中天瞩目，灿烂辉煌；就是在他们人生的最后时日，也以“亢龙有悔”、“苍龙隐天”的易道法则，来呈现东方贤达认知存在的狡慧，来揭窠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谜底……

走进曾家门，走进藏龙卧虎地；熟识五兄弟，熟识半部大清史。这里，是个精神世界的旅游圣境。

第一章 夔龙巡幸

一声丑娃的亮啼，惊醒了枯槁多年的老藤，绽放出淡紫色小花，也惊醒了昏昏然的大清，以一个“曾国藩时代”的无奈，睁眼向洋，师夷长技。

在“天风对海涛”的朗朗读书声中，曾国藩开始了“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”的心力远证，并在一个“斩杀刁民”的惊梦中，立下大志，认鉴着模糊的自我，仔细打量心中那面呼呼啦啦“将相本无种”的人间大蠢……

一、丑娃啼枯藤

曾国藩，生于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十月十一日，卒于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二月初四，历经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四个朝代。

这四个朝代，正是大清朝走向末日、大中华国势衰圯、民族危机、重新选择生存之路的时代。

民变迭起，吏治腐败，武备废弛，国势式微，外患频兴，国耻繁至……是这个时代的确切写照。

当时，社会危机日趋严重，而官吏照样酣嬉优游，招权纳贿，卖官鬻爵，贪得无厌。嘉庆年间，大贪官和珅伏诛，家产充公，私蓄竟达白银 8 亿两之巨，相当于清政府 11 年财政收入的总和，难怪民间有“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”之谚。贪污贿赂恶风遂成不可扼制之势，弥漫朝野。吏治日非，为官者但知逢迎谄谀，恋权固位，至于民间疾苦，根本不闻不问。道光朝宰相曹振鏞虽琐鄙无能，但深得道光皇帝的倚重，“恩遇益隆，声名俱泰”。门生请问为官经验，曹说：“无它，但多磕头，少说话耳。”

有无名氏赋《一剪梅》，便道破了当时宣扬圆滑弥缝，吏治柔靡的天机：

第一章 夔龙巡幸

仕途钻刺要精工，京信常通，炭敬常丰。
莫谈时事逞英雄，一味圆融，一味谦恭。

大臣经济在从容，莫显奇功，莫说精忠。
万般人事要朦胧，驳也无庸，议也无庸。

八方无事岁年丰，国运方隆，官运方通。
大家赞襄要和衷，好也弥缝，歹也弥缝。

无灾无难到三公，妻受荣封，子荫郎中。
流芳身后更无穷，不谥文忠，也谥文恭。

而与此同时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取得长足发展，大有席卷全球之势。英、法、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，为寻找原料、倾销商品，把目光盯住东方大国的中国，屡叩国门。但清朝统治者以天朝老来自居，闭关锁国，固守藩篱，对曾经是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早已被历史抛在了后面的残酷现实，闭目塞听，茫然无知。假若不是闭关自守，而是主动开放，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，迎接汹涌而至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，中国社会也许会异彩重放。但时机一经失去，中国只有被动挨打。

1840年，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，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。清朝的八旗绿营兵腐朽无能，不堪一击，中国战败后订立《南京条约》，迫使中国向世界开放，随后，法、美、俄等资本

主义列强也接踵而至，强加给中国人民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。中国由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。“救亡图存”由此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。

清政府为支付鸦片战争赔款，弥补财政亏空，加重旧税，开征新税，农民不堪重负，无以为生，又引发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内战——太平天国革命。

历史之舟将把中国载往何处？

谁能使国泰民安？

谁能扭转乾坤于危殆之时？

一个有着“龙”之图腾的民族，每逢寂寥危殆的时节，都会在潜意识中或强或弱地呼唤着生机盎然的“龙”的形象，以期给自己带来生存的希望，国泰民安。

“龙梦”缠绕着国人。而湖南湘乡白杨坪的曾竞希老者——曾国藩的曾祖父，这一天就走入了这种梦龙的境界。

这时的曾竞希已年近古稀，因此，家里大小事务均已放手不管，一概交与儿子料理，平日里深居简出，倘若精神好了，便到田间地头走走看看，不为理事，只求散心。虽说是一日老似一日，眼看着连自己进食出恭都不能自理，好在儿子和三个孙子都极为孝顺，当然这要归功于曾家历来严格的家教。

眼下大孙媳江氏临盆在即，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，马上就要诞生了，曾竞希内心有说不出的快慰。几代人为之呕心沥血的这一份家业，能在自己手中光大起来，老人真想让时间为他放

慢一些，但他却不愿把抱曾孙的时间耽搁一时一刻，恨不能自己跑去探望孙媳。

天刚擦黑，家里人便出出进进，甚至忘了平日的家规，说话的声音比平素高出了几倍，女人们也都前院后院地乱穿。按惯例，晚上睡觉之前，儿孙们都要在他房里聚齐，向他问安后再各自回房去睡，可今天，过了睡觉的时间已半个多时辰，除了二孙儿送了杯茶，再也没有别人过来。老人开始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，别人都在有意瞒着他，对着空房正欲慨叹自己因老朽而不被人重视时，忽听得大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。

声音向后院去了，这时的曾竞希才恍然大悟——原来是孙媳临盆了。本想出去问问孙子，自己出去虽不用人搀扶，但晚间走路也总要有入提灯，更何况别人不来通禀自有道理，为的是不让自己着急，那干脆也就装着一无所知，不动声色地静等着吧。

毕竟是上了几岁年纪，一阵倦意涌来，曾竞希便和衣上了床，透过窗棂望着满窗夜色，隐约还能听见后院人声的嘈杂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一声闷雷响彻夜空，曾竞希不觉出了一身冷汗。正欲坐起，猛然一道银光耀得他睁不开眼，仿佛是整个夜空都撕裂开来，紧接着又是几声沉闷的雷鸣……待曾竞希再看时，银光已变得不很刺眼，这时他才辨认出那哪里是什么银光，而是一条盘绕在半空的巨龙，那沉闷的声音也并非雷鸣，却是巨龙凌空而下时绞尾的声音。但见巨龙，从头至尾不知长有几里，通身黑红银亮，口中那时隐时现的信子犹如血染的长练。巨龙搅

动着，如水的夜空褪尽了颜色，森严惨烈的气氛扼住了整个宇宙的呼吸，相比之下，一切生灵都是渺小而无力的。

这时，天空中又一声炸响：“我乃巡幸的夔龙！”直震得天旋地转，屋瓦散落。

曾竞希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，一时竟不敢动不敢出气，谁料想那巨龙不但没向别处去，反而直朝曾家逼来，曾竞希望着愈逼愈近的巨龙的腹纹，连腿都酥软得站不稳当，便索性倒在地上。万没想到这时的嗓子还听使唤，并没有因恐惧而失音，于是他便合上眼，撕心裂肺地喊了起来……

“父亲，父亲……”

曾竞希猛然睁开惺忪的眼睛，辨认出是儿子在床边正在摇晃他的身体，再看了看闭垂的床帐，才慢慢定住心跳，清醒过来，刚欲开口与儿子说话，忽然间又听到一声啼哭，曾竞希还以为自己仍在梦乡，儿子曾玉屏却早已夺门出去。

片刻间，曾家大院像过年一样沸腾起来，曾竞希刚要下床看个究竟，三孙儿骥云一头撞了进来：

“爷爷，大嫂生了个男孩儿，您听，哭得正欢呢！”

“好、好、好，快扶我过去看看。”曾竞希有些忘形，平日里当着晚辈的面，他是绝不会如此有失沉稳的。

“父亲说夜里露气太寒，让您天大亮了再过去。”骥云说着又把祖父扶回到了床上。

曾竞希坐在床沿上，期待着窗外的夜色完全褪尽。此时他已倦意全无，又想起了刚才做的噩梦来：